

國際時事叢刊

第一輯 第十種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163
希特勒的「新秩序」

文通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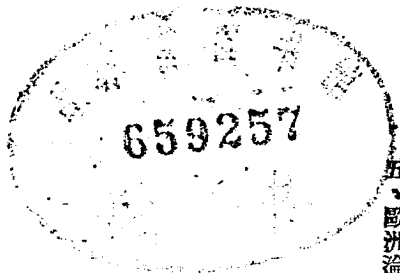
弁言

本書前三篇論德國的侵略計劃及剝削侵佔區的實況，第四篇論希特勒在此次戰爭中，截至一九四一年秋季為止，究已償付多少代價，惟此文作於德蘇戰爭爆發未久之後，是時德國雖已遭遇勁敵，尙未挫敗，自蘇軍實行冬季反攻以來，希特勒的侵蘇軍險，節節敗退，已呈全線不穩之勢，則其損失較此文所論述者，必不止倍蓰矣。今全世界反侵略陣線團結益固，打擊以希特勒爲領導的侵略軸心，更有具體的計劃與行動，民主陣線的勝利當爲必然的結果，試觀本書最後一文，可知即使在希特勒鐵蹄蹂躪下的歐洲破征服國家，亦在掙扎期待也。

經者 三十一年一月

F953
4242

希特勒的新秩序 弁言



目錄

一、德國重建歐洲的計劃	一
二、納粹千年計劃	一七
三、納粹的「新秩序」	二七
四、第二次大戰希特勒所付的代價	一一
五、歐洲淪陷區的反德暗潮	三三

希特勒的新秩序 目錄

德國重建歐洲的新計劃

【德羅克氏Peler F. Drucker作，載美國哈卜斯雜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號】

在納粹德國政治方面可以公開討論的只有一個題目：就是關於來日給納粹征服及控制下的歐洲的組織問題，德國的報章雜誌及書籍都充滿了關於「大德意志」（Pax Germanica）的討論。德國各報各雜誌的論調都是千篇一律，簡直沒有一諷的價值，唯一這個問題的討論，還可引人注意些。

在過去幾月間，美國人都相信希特勒已經草擬了以德國為領導者的重建歐洲的計劃，而且他們還相信這計劃是根據所謂「大空間經濟體系」（Grossraumwirtschaft）而來的。可是在德國政府控制的官方報紙上，却絲毫沒有關於這種計劃的風聲。相反的在納粹各派間，關於將來計劃的目的和手段，上至拳拳大者，下至瑣屑小事，都有很尖銳的衝突。自然，民主國家所有的「自由討論」德國是不會有的，只有高級的黨務和政府官吏以及權威的發言人，才敢參加討論。其實就是這批人也不敢暢所欲言，只是因襲一套所謂納粹的正統理論，或者抄抄「我的奮鬥」裏的幾句名言而已。作家們認為建立以納粹為首的永久機構是理所當然。而且每個人都得聽從領袖的決議，納粹的「黨綱」也是領袖一個人決定的。

爲投希特勒之所好，一年以前，德國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但現在却討論得更熱烈，意見也分歧得更厲害，甚至這些不同的見解，既無共同的立場，又沒有調和的餘地。起初大家都一致以「大空

「經濟體系」爲出發點，（大空閒經濟體系者，即以歐洲作爲一個經濟單位，聽命於德國的領導）。現在，德國國內的兩大派却都把拋棄之若敝屣，這兩派一派是軍人，一派是職業政治家像戈培爾，希姆萊等。納粹的經濟學者以前是很贊成這主張的，現在却也分爲勢不兩立的兩派。最後，顯然的——無論在納粹理論上或是征服地帶的行政上——這些龐雜的意見，非特使根據德國霸權制以組織歐洲的計劃，難於實現，而納粹思想和納粹政策間顯出了很大的衝突。

二

目下德國所討論的計劃中，「大空閒經濟體系」雖然已經廣爲宣傳，而且官方也似乎表示過同意，但這個計劃恐怕也最難於實現。這計劃的基本理論很簡單；把歐洲組織成經濟聯邦，以德國爲首。在歐洲，沒有貿易上的種種障礙，只有一種通貨流通，鐵路也歸聯合的政府管轄，工業也要受制于合作的契約，置於政府的直接控制和直接監視下，歐洲各部的經濟責任用最經濟的方法去劃分。這計劃雖無意斷絕歐洲各國和海外的經濟接觸，却也希望用種種方法——如關稅壁壘，以及經費培植新工業新農業等——使歐洲能夠自給自足。

在美國人看來，這個計劃和亨利的「美洲體系」有些相像，而且「大空閒經濟體系」也令人想起李斯特來，李氏是亞力山大漢密爾登的高足，也是克雷的知己。他在美國住過很久，後來回到德國，變成了德國的國父和歐洲保護關稅政策的鼻祖。現在德國的計劃和一百年前李氏所創導的很相像。其不同者，不過二點，（一）現在的德國計劃把關稅聯盟的範圍由德國擴充至歐洲，（二）政府的統制與干涉更爲嚴厲。

德國的保守派，贊成資本制度和正統經濟派的人們，前德國銀行長沙赫特博士，以及其他的一

銀行家和實業家都擁護「大空閒經濟體系」。但，在目前歐洲的情況下，這種最頑固的經濟政策是否能夠實行，也不無疑問。如果這計劃實行，四五年來德國和歐洲實行的經濟制度就要大加變質。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看來，這計劃也許是納粹革命的「總清算」，也是想造成沙赫特博士幾年來向英美朋友努力嘗試而未果的安定力和團結力，（沙赫特博士在一九二八年撤職以前，曾努力於這種工作）。可是，這計劃不能解決失業問題，而失業問題却可以威脅戰後歐洲的經濟和社會機構的。

最後，「大空閒經濟體系」和納粹的帝國主義也有衝突。沙赫特博士和他的朋友們相信為享受最高的經濟體系水準起見，歐洲必需組織起來，而納粹黨人却相信經濟水準是次要的，而且也不是他們的目的，「大空閒經濟體系」假定只要有下列幾種經濟因素，如共同的通貨，共同的貿易範圍，以及歐洲各國間的分工制度等，就可以使歐洲團結起來，聽命於德國。而納粹黨人則以為經濟並非決定政治的唯一因素。「大空閒經濟體系」裏，沙赫特博士等以為非德國人也應該稍稍享受些平等，也可以做德國人的幫手，可是希特勒的哲學是：德國民族是「優等民族」，所以凡是非條頓民族都是生而為奴隸的。

因為上述種種理由，所以最近不再聽得談起這個計劃，在德國報紙上有時還稍稍提及，而社會和其他文章上却從不提出公開討論了。官方也否認希特勒委任沙赫特博士實行該計劃，在德國征服的區域內、所實行的行政也各各不同。有些是實行戈林授意經濟部長芬克博士的計劃，替戈林設計「戈林四年計劃」的人們一致擁護。可是芬克戈林却很忽視「大空閒經濟體系」的細枝末節，他們把經濟計劃視為實行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而且他們實行這計劃是不像沙赫特一樣的保守，而是極端激進的。

芬克戈林計劃的出發點是：在現代工業社會裏，誰能夠控制生產就夠控制政治。所以他們的計

對裏沒有什麼公共通貨和關稅聯盟。他們以為這些都是利害問題，而不是原則問題。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在現在的經濟狀態下，德國的納粹政府是用下列四種生產方式在統治歐洲：基本原料，生產最後完成的階段，借款投資及外匯，這樣一來，非特可以獨佔歐洲的國外貿易，獨佔歐洲的借款市場，德國現在已享有此種利益，而且德國政府還可以佔有全歐的原料和天然資源。換言之，凡是已經成立的工廠都要在德國境內，至少，也得在德國人掌握中，棉花儘可以在法國或波希米亞織造，染色也一定要讓德國獨佔。西班牙和羅馬尼亞儘可產鐵，鍊鋼却一定要在德國的工廠裏。每件事都集中計劃，置非德國民族區域的利益於不顧，這些非德國民族區域最多也只能像十八世紀時家庭工人的享受，——雖然冒險生產，然其生活却完全繫於製造商的原料資本和市場。

實行了芬克戈林的計劃後，歐洲將變成什麼樣子，可以從下面他們的一個提議裏推想出來：他們主張，在其後五年，法國，荷蘭，比利時的重要工業都將搬到多瑙河流域，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奧國的東南部去，這一方面是爲了經濟的理由，歐洲若要自給自足，一定要良好的食糧，良好的食糧只能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長，也只有西歐的氣候才適宜，這些農作物需要大量播種，所以也需要大批現在在工業界工作的法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回到用莊去。而在東南歐，因爲土地貧瘠，人口稠密，工資低廉，所以需要把他工業化。還有一個理由是軍本方面的。主要工業區放在歐洲中心，比放在歐洲西陲少受敵人攻擊的威脅。可是，主要的理由是政治方面的，巴爾幹的農工都是文盲，較西歐的受高等教育和有組織的工人們容易統治，巴爾幹如果缺少本國的熟練工人和工程師他就一輩子也逃不出德國的掌握了。

關於以德國爲首重建歐洲的計劃，納粹軍人的看法在目的上和精神上都和上述的不同，他們以爲這不是經濟問題，這主要的是軍事安全問題。他們不像納粹的經濟學者和革命份子似的相信歐洲會有一個永垂不朽的組織。一九一八年時，法國軍人的看法也和政治家不同，政治家以爲是最後一次歐戰，而軍人則絕不能同意這點，同樣希特勒以爲納粹的統治可以傳之千載，而現在的德國軍人却不敢深信。他們固然沒有公認歐洲被擊敗和被解除武裝的民族，會重鑿旗鼓起而反抗德國的統治，但，他們在軍事刊物和書籍的討論中，却也承認這些失敗的民族會這樣幹的。他們的歷史知識——德國訓練的參謀人才都須精讀歷史——告訴他們歐洲的統治權不會垂之久遠，中間總有人起來反抗的。所以，按希特勒的軍人們看來，重建歐洲時主要的目的是如何使德國能對付這種反抗。

要想對付反抗，有一個傳統的老法子，那就是製造小的屬國，那些屬國要用戰略去佈置，使它們不能抵抗勁敵，德國務使這些屬國即令不是不可能，也要難於重整軍備，而把它們的軍事根據地供統治國家之用。拿破崙在歐陸上也用過這個辦法。——大體看來，這個辦法收效很大。在俄國普魯士和奧國三面攻擊的時候，他幸賴這個辦法支持危局，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想用這個辦法打倒德國，在歐洲逐出布爾希維克蘇聯。現在德國的參謀本部又想把他作爲希特勒組織納粹統治下的歐洲的基本辦法。

可是，德國的軍人與參謀，雖然鄙辭心這個一再嘗試的老法子，在實際應用上，他們却患有許多改變，據德國的軍事作家稱，拿破崙和克里蒙梭都鑄了一個大錯，他們的屬國太大了。納粹軍部以爲屬必帶國既小而又弱，非保護國繼續給予援助不能生存。否則他們就會自己決定政策的——非特想脫離保護國的羈絆獨立，而且還會設法反對獨裁者。所以德國軍界以爲捷克，波蘭，或是羅馬尼亞對法

國毫無用處，因為這些國家的首領，即令沒有法國的援助，也能生存，因此法國也決不能信賴他們。戰後的奧國，雖非屬國，實際上却是比法國凡賽爾和約後的同盟國還要強些，因為有他的存在使法國的安全更有些保障，而且她太弱，不能自給，全賴外援，所以無論外交和內政部只好跟法國和意大利走，納粹的參謀本部以為新的屬國應較戰後的奧國更弱小。

在這一計劃裏，對於把握屬國的傳統方法，也需要改良。在歐洲的領導國家（除版圖最大時的羅馬外），遠至雅典，近至戰後的法國都只想從屬國裏攫取些東西，如補助金，補助軍隊，商業利益，低廉的勞工，低廉的原料等等，納粹以為不把屬地和屬國的責任分清，實在是很危險。這樣簡直是去摧殘屬國的服務能力，宗主國應該善遇屬國，因為屬國對主權經濟和軍事上都是有利的。屬國和宗主國應該同甘共苦。屬國不是主權國的經濟資源，因為這樣看來好像把屬國用為己利。宗主國應該把屬國視為一種負擔，一種重負像給養軍隊似的一種重負，而且從事事觀點來說，給養軍隊和給養屬國同樣重要。

這決不是理論上的爭辯，在事實上的確已經表現過，斯洛伐克在戰略上是位於歐洲最重要的區域，在那裏，德國會出錢扶植過斯洛伐克「自治國」，希望斯洛伐克人痛恨匈牙利和波蘭人，也希望他能和捷克發生齟齬。斯洛伐克在德國的統治下，境况並未改善，她要給養德國的軍隊，內政方面也要滿足德國的希冀，要從德國秘密警察的命令，而且要出多餘的糧食都賣給德國，隨便德國付多少價錢。但，話又說回來了，目前斯洛伐克的境遇比起給德國奴役的捷克却好了許多——尤其是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時的境遇比起來，更是一個絕好的對比，在共和國時，斯洛伐克是國內最貧乏的部份，但斯洛伐克即令反納粹的也承認他們在大體上看來已經變成特權階級的民族了。德國對斯洛伐克的誠忠

的信任，可以從最近的事實裏表現出來，在德國侵入波蘭時，斯洛伐克的志願兵可以編入德國軍隊，而對捷克人却很注意，不許捷克人編入德國軍隊，也不許捷克人進入德國的軍事地帶。

納粹軍隊裏的理論家以為歐陸上有少數民族的地帶就該成立同樣的屬地，他們計劃組織法蘭德語（法蘭德斯居民之語言）的「自治」屬地，包括比利時西南講法蘭德語的地帶以及法國沿岸一帶。所以這屬地應包括安特衛普，根脫，俄斯坦德，敦刻爾克，布倫，和卡力斯，這些屬地可以隔離英國人和法國人，也可以使德國永遠控制海峽的港口。同樣，他們也希望建立布勒塔尼「自治國」（布勒塔尼為法國海的半島，今已獨立），自治國的範圍或包括海峽內的島嶼，或者不包括在內都可以。還有一個計劃是建立巴斯克屬地，在現在公開討論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版圖自然只限於法國境內的巴斯克人，可是，誰都知道他們也希望以後西班牙的巴斯克省能夠加入，在亞特蘭海裏的哥羅西亞——在意大利和南部斯拉夫間——也是他們想設立屬地的對象。甚至在佛朗哥不十分服從的時候，他們還暗示要設立「自治的」加泰羅尼亞去威脅他，而且對愛爾蘭共和國的軍隊以及實際上並無其事的威爾士人和高地蘇格蘭人的自治運動也宣傳甚力。

我們很容易看出來，設立屬地和沙赫特計劃中的歐洲自由貿易聯合是不相容的。同時和戈林、芬克的把整個歐洲作為一大工廠替德國工作的計劃也有些矛盾，納粹軍隊對征服全歐是毫無異議的。但、他們對這計劃中硬性的經濟組織却不敢同意，他們說——理由也很充足——這種制度太呆板。遭遇一點困難，一定會立即總崩潰，德國的統治各國既是只控制其幾種重要事務，所以一個政治或經濟的脫離便會使全功盡棄。出產少量原料的國家，對德國反而是累贅，決非德國之福。參謀本部反對戈林芬克的計劃時把一九三七年美國汽車工業的和平罷工作例，那時只有一部分工人參與罷工，但却影響了

整個工業，所有的生產工業幾乎完全在停止狀態中。參謀本部說戈林的計劃需要把近代的大量生產原則引進到政治生活裏去。可是，大量生產缺少彈性，而在軍事方面看來彈性是十一萬分重要的，戈林的計劃雖然是以德國為首，實際上，却仍舊不是一個完整的德國高高在上的組織，而是一種均勢。

四

「大空間經濟體系」和參謀本部的計劃都是根據傳統的權力政治而來。這兩個計劃都忽視了納粹的主張，就是集權主義是「永久的革命」，要遍及全世界，希特勒精選的衛兵，以往的共產黨徒，（他們都把馬克斯的辯證法應用到納粹主義的世界革命上去）還有各界的領袖人物，像勞工陣線的李萊，戈培爾，秘密警察的首領希姆萊等都相信納粹主義全靠這點世界革命的特性，才能有勝利的把握。這些人以爲納粹主義的軍事勝利也就是集權主義經濟和社會革命的成功，他們以爲去組織納粹征服以後的歐洲也是革命工作。

可是，這樣一來，又發生問題了。納粹主義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世界革命，一種是德國獨霸歐洲，這兩種解釋又有根本衝突。如果除德國人外，別人也會同樣的實行世界革命，那麼德國的「優秀民族」口號就要失去根據。更進一步說，如果其他國家也能够實行集權，他們可以利用集權主義來脫離德國的羈絆，他們可以以德國的武器還擊德國，這並不是空想，歐洲的民族幾百年來都知道德國是怎樣採用了法國革命的方法和觀念擊敗拿破崙，更用以抵抗法國的獨霸野心。所以納粹革命的傳播對德國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在世界革命和德國獨霸發生矛盾時，有些熱忱的納粹黨員準備放棄後者。他們願意放棄德國優秀民族和德國民族神聖的理論——可是仍舊主張反對猶太人——承認歐洲各集權國家一律平等，組織一

個集權聯盟。實際上這種思想不十分接近納粹。却更接近共產主義。可是堅持這種主張的人在德國雖很有權勢，却仍然只是少數。納粹革命份子中大多數，尤其是希姆萊，戈培爾，李萊，都主張非特要放棄集權主義的世界革命，而且要阻止這種思想在歐洲傳播。他們以為被擊敗的國家，如果仍由民主主義者的餘孽當政，就決不能把他們重新建設。所以他們的組織納粹歐洲的計劃是在各個征服國家設立無能的，不得民心的傀儡政府，勿使恢復以往的舊觀。

這並不是說完全放棄世界革命，在破壞未征服的國家或是威脅不服從的國家時，這個方法還是要用的。放棄世界革命也不是表示解散被征服國家內的法西斯黨。法西斯黨的存在對納粹有很大作用。第一，他可以利用這批黨人去破壞戰敗國家的內部機構。第二，法西斯運動既需要德國支持，所以凡是反德的運動決不會逃過德國秘密警察的眼睛。可是，這批法西斯黨人也不過足供溫飽而已。在被征服的國家內，德國從沒有允許過他們有效的組織起來，在較高政府官吏中，他們也從沒有佔過一席。在被征服的國家內，實際的政權仍舊是操在以往的舊官僚手裏。這批舊官僚愈笨，愈不英明果敢，愈不得民心，就愈適合納粹的胃口。在波希米亞納粹把行政權交給當地最保守，最不能幹的老官僚，這批官僚把捷克的法西斯黨完全鎮壓了。在波蘭，納粹黨人也曾苦勸過他們的忠僕來另組政府，可是未能成功，所以才演出了最近併吞波蘭的一幕，在挪威，吉斯林政府即刻換了一批對德更忠信的官僚來組織政府。在荷蘭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丹麥，原來的政府和原來的官吏仍舊繼任，可是他們是在德國監視和秘密警察，集中營的威脅下施行行政權的。其實即令沒有這種威脅存在，他們也決不會危及德國的獨霸政治，因為，在那些國家，凡是有點政治能力，領袖風範，或是得民心的人，都不會得到一官半職的。

事實上過去熱忱的納粹革命者現在都已變成了最仔細最謹慎的政治家了。在他們的經驗裏；他們深知革命觀念和羣衆運動的偉力。因此他們不敢贊同「大空閒經濟體系」和參謀本部的計劃，他們以爲這兩個計劃都太危險。「大空閒經濟體系」——無論是沙赫特的或是戈林的主張——一定會使被征服的國家內也發生集權主義革命。屬國制度；是權毀其本土，建立各屬國，但他們數百年來同隸一國版圖，這樣一來會激起他們的愛國心，一旦義旗高舉，被征服國家的人民一定都響應起來。戈培爾，希姆萊，季茨就怕有這一着。他們的基本觀念是能去險一切足以聯合被征服國家的因素，保持種種破壞力量，如勞工問題，社會鬥爭，分配不均，城市和鄉村間的磨擦等等，同時又削弱當地政府的權力，使他不能解決這種糾紛。納粹運用這些「革命的現實主義」心裏所想的和日本想用鴉片去毒化中國差不多，或者可以說還要兇狠些。

在一個外國人看來，這篇對納粹經濟學者，軍隊，和職業革命家的討論也許是非現實的，甚至是可笑的。他們所有的計劃裏都假定英國早已失敗了。他們從沒有講過納粹歐洲和非歐洲國家衝突的可能性，也沒有講起過納粹趨趨歐洲統治全球的野心，他們以爲美國和蘇聯一定會當他事已成事實似的接受納粹歐洲的計劃。而且他們也抹煞了意大利的問題，這位義兄雖然待「羅馬義弟」很好，可是誰也不敢保證意大利會不淪爲納粹帝國裏的一省。最重要的，是誰也不敢提起納粹徹底什麼時候停止膨大政策，以便從事建設歐洲的工作，而且在建設工作中，內部會不會引起什麼危機。德國國內國外解釋納粹主義者常常故意避免討論這個問題，這點實足以破壞整個理論，因爲我們可以問在納粹主義繼續推進的時候，難道沒有突然爆發的意外變動嗎？

可是，即令這些計劃都未臻完善或是永久也不會實現。但在目前，他們却是現實的政治，被征服

國家就得在這種政治下生活這些計劃非持決定了被征服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組織，也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水準，以及他們個人的和政治的快樂和幸福。更決定了歐洲被壓迫的戰敗國恢復自由時所採取的武力的方式和性質。外界無從了解歐洲，因為新聞檢查和宣傳掩住了真實的報道，這些納粹的討論可以說是對被壓迫國家情形的正確情報。在他們討論的問題中，在他們的計劃和將採取的步驟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納粹統治下歐洲的真相。

納粹千年計劃

【德羅克著，原載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美國民族週刊】

當納粹領袖討論他們的計劃，聲言這種計劃有利外人，尤其有利美國人時，常常提到如何在一個自由，繁榮與和平的歐洲中從事「合作」與「分工」等甜密名詞。實際上，納粹黨徒却在實現希特勒所聲言的千年政權，計劃著各種經濟策略意欲永遠霸佔歐洲大陸。他們的計劃意欲造成一個自給自足的歐洲，可以不用海外原料，尤其可以不用美國與拉丁美洲的原料。他們且計劃移動數百萬人民，建立空前的大工業，而破壞輝煌數世紀的原有工業系統。

戰爭爆發兩年以來，德國的經濟學者，軍人，政治家及工程師就忙於草擬納粹歐洲的圖樣。今天，圖樣都已完成了，其中有許多且已成爲事實。阿爾薩斯與洛林兩州原爲德法歷來爭執的癥結，現在德人驅逐該兩洲的法籍居民，可說又開了一歷史的新頁。類似的大規模放逐，也在荷蘭，波蘭及捷克進行著。土著被逐後，由德國人來代替，總共約有九百萬人被迫移動，而依其計劃，則應被逐出者尚有千萬之家，這就是希特拉對於歐洲「永久和平」的貢獻。

這不僅由於民族方面的狂妄信念，德國人的主要目的是把歐洲的鋼鐵及化學工業「日耳曼化」。歐洲的重工業，幾乎全部集中在兩條狹窄地帶之內，一條沿着萊茵河，另一條在一串分隔波希米亞與德國的山脈之旁。第一區內不但有魯爾河谷的龐大重工業，及佛蘭克福與北海姆的化學工業，而且包

括洛林州的煤鐵礦與煉鋼廠，以及盧森堡效率極高的鋼鐵工業，比利時的金屬工業和比較小規模却極其近代化的荷蘭鍊鋼廠。東區則有捷克比塞森與維脫可維斯兩地的大軍火工業，上西里西亞的鋼、煤、鋅、鉛工業，征服波蘭以後所獲得的大批工業，及來比錫的大化學工業。——德國空軍所用的人造汽油，即在此處製成。在戰爭以前，這兩工業區約有一半地區在德國境內，現在希特勒要使其全部屬於德國，不但政治上如此，即在種族上也是如此。沒有一個人再比納粹統治者知道得更清楚，即近代戰爭的勝利，是須在後方工廠內求得的。因之，只有德國人能掌握並運用這些基本工業。

德國將統制飛機，坦克車及機械化軍備的生產。與第一批陸軍同時到達法德國的國工程師，帶有法國空軍設備的全部清單，其後便都照單帶回到德國。巴黎的西脫洛益汽車廠，是歐洲最流行的小型汽車製造廠之一，已被遷到了德屬洛林州的美登城。在那些非德人居住而又不能移入德國的地方，則將重工業一律破壞。法荷兩國的化學工業，除與鋼鐵工業同在一地者外，都被破壞。比利時的汽車工業，在鹿特丹，安特衛普及布勒斯脫三地的有名老船塢。及荷蘭的電氣與機械工業，亦都遭遇同樣的命運。消息很可靠的瑞士新茹立克報最近戰稱，飛利浦大電氣工廠的機器，以前曾製造世界上最佳的電氣器材，現已自荷蘭遷入德國。

德國將是歐陸上唯一製造鋼，引擎，或汽車，擁有化學機廠，或進用研究實驗室的國家。希特勒黑衛隊的機關刊物黑衛報說過：「我們甚且不許重工業，機械工程或化學研究的傳統，存留在德國之外」。

為輔助壟斷工業計，德國又統制歐洲的金錢與信用，數星期前，紐約時報在很不顯著的地位，載著一則官方消息說納粹政府，已授權新公司，以壟斷所有歐陸上的再保險業，看到這消息的人們，也

許以爲這僅與保險界人士有關，但這實是一條極重要的新聞，和納粹征服另一個小國的消息一樣重要。在戰前，歐陸上的再保險事業，均勻地分握在英、法、德、義、瑞士、荷蘭及瑞典各國公司手中。那是真正的國際企業完前與政治變動無關，即在希特勒上台以後，也還是如此。現在既經確立再保險的壟斷，納粹就一下抓住了全歐洲儲金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他們可於這筆錢購買德國政府的公債而用爲德國的政費。被征服國家如不願使自己國內成千的小投資者受痛苦，則欲動搖德國的枷鎖便不可能。於是一種古遠而有益的制度，乃成爲永久納粹壓迫的工具了。

希特勒自己的人民觀察報，最近刊載了一個類似的控制一切儲金之計劃，此法的有效而又使一般人民莫測高深正與再保險壟斷一般。依此計劃，則所有歐陸上的商業儲蓄銀行，必須將其所收存款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存入行將本柏林成立的「國際」中央銀行。這種制度的表面目的是在保護存款人，以免銀行破產時吃虧，實則它使德國人能直接控制銀行存款並隨意支配這些款子。

甚至這許多控制，也還不夠。納粹的計劃者認爲只要歐洲還有賴於海外的食物與原料，德國的統制便不安全。除非歐陸能够自給，則獲有制海權的任一納粹主義敵人，都可威脅到德帝國。希特勒生長內陸，不諳海務，並不如前德國皇帝那樣相信德國可成一海上強國，相反地，他以爲必須改組歐陸能使食物自給，而原料生產地，亦都須在陸空軍能够保護的範圍之內。這是所有納粹盤算中最野心而又最革命的一個，遠非拿破崙所能想及。

今天，東歐幾乎已能生產德國作戰機構所需全部小麥，石油及銅。德國並計劃使它成爲大眾消費的廉價工業品的主要生產場。在波蘭，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諸國，居民約達一萬萬，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皆業農。但他們的耕田不夠，並且許多土質都很差。所以將來

總有一半人數，要移民出外，或改以工業爲生。巴爾幹的農人，慣於長時間工作，與守嚴格的紀律，而其生活程度，亦並不比中國的勞動者高出多少。他們且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工人之一種，納粹的計劃——據戈林所辦的埃森國民報所載——將利用這批農人的勞力，生產廉價織物，鞋，玻璃，磁器及傢具，以供歐陸上三萬萬五千萬人民之用。工廠將採用集體工作的原則，用最近代式的德國機器，但勞工必須住在公共宿舍裏，工作十二小時後不許有工會或集體契約，實際上且禁止工人離職。這與十年前日本所實行的計劃並無二致。日本因此之故，所以能把價廉而質劣的日本貨，充斥於世界市場。

納粹黨員已經告訴丹麥的磁器玻璃製造者，說戰爭一旦終止，他們的企業便得遷移到捷克斯拉夫，爲全歐洲製造磁器及玻璃器皿。並告訴丹麥的紡織業者，他們得搬到波蘭，因爲所有的紡織品，都將在東歐製成。據官方的德國報告，在法國北部及比利時南部的紡織機器有大部份已搬進斯洛伐克及匈亞利的新廠。我們不知自十二世紀以來的紡織業，有多少已被遷移。但從匈牙利來的消息，可知運到那邊的機器，乃是最近代化與效率最高者幾種。

在巴爾幹農夫踏進工廠時，西歐的技術則將返歸農村。在戰前西歐共有兩大農業區，中間隔以南部荷蘭，比利時及北法法國三工業區。這些國家的農工業分配很平均，而納粹則想「肅清」所有重要的工業，這個計劃後面的主要動機，當然是政治性的，正如某德人所說：「一把法國工業遷出之後，我們便可一勞永逸地消滅任何攻取德國的軍事情。但德法比荷三國變成農業國的計劃亦有經濟上的目的，歐洲農業的大弱點是缺乏飼料。而因爲土壤與氣候的關係，西歐平原倒是歐洲可能增加飼料量的地方。所以該指定了這裏生產歐洲所需的飼料——現在這多半是向拉丁美洲及美國購取的。德人謂全部西歐人口六千萬皆需從事此項農業，故不再抽出人來參加工業生產。當然在此計劃之下，生活程

度當大為降低，但自納粹的觀點來看，這並無害處。

匈牙利，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棉花生產，在德人指導之下，又用德國資本，已圓滿地過了試驗階段，德人已遣數名最好的專家赴阿爾及利亞試植棉花與煙葉。僅就確實已知的資源估計一下，地中海一帶幾乎便能供應所有溫帶不出產而又不能以人造品來代替的重要原料。

從經濟技術的觀點來看，自給自足的歐洲是完全可能出現的。這對於許多非德籍的歐洲人，當然會產生前所未有的低級生活程度，因為實現納粹計劃所需的經濟大變動，將有大害於經濟生產的效率。但既有現代大量生產的方法而又完全不顧及人民的犧牲，則納粹可以相當迅速地達成統制的歐洲經濟。

但在他着手以前，希特勒必須先控制近東，蘇伊士及直布羅陀。他及他的七千萬德國人，必須擊斃一塊自波斯灣至諾曼底的大陸，和三萬五千萬的非德國人，——他們全都被迫降為非技術工人，都準備革命。現在他已進軍蘇聯，當然是想除去一個永久的軍事威脅，同時亦想吞併蘇聯一部分領土，加入他的系統。理論上說來，他一旦得勝，便獲有烏克蘭及高加索的富源。但在能利用此項富源之前，必須解決許多經濟與技術的問題，而他的軍隊，亦必須保衛更大的地區。他的秘密警察，必須監視更多的人民。

納粹的『新秩序』

【載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民族週刊——海頓氏作。】

納粹的『新秩序』是使世界享千年的『戰爭』幸福。欲瞭解其意義，我們切不可誤解納粹所謂『秩序』一詞的涵義。納粹並不相信法律與制度是永恆不變的。他們雖也談及第三帝國及其未來的擴展，但他們並不認爲那是有固定法律及邊界的國家，他們所夢想的第三帝國是像火山那樣，從裏面源源發出力量來一再產生勝利。

希特勒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言語，他說：「生活在戰爭中的人，必不能存在於和平之中，」在納粹黨人看來，這並不是故意爲征服或奪取戰利品作辯護，但是表明納粹生活理想的宗教信仰。他們以爲戰爭的真義不是瘋狂或悲劇，而是國家進步的法則與幸運的機會。真像羅阿姆氏所說的那樣，它同時是「青春希望與滿足的源泉，」按納粹的理論，戰爭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如麵包一樣。

所以納粹的『新秩序』並不是要在整個世界上建立固定而不可動搖的霸權，他不是預期千年的「和平」。納粹並不夢想任何勢力經千年而仍能顛撲不破的。老老實實，簡簡單單的說，「新秩序」就是保持戰爭的狀態。

不熟悉納粹思想方式的人們，很難想像社主義者的將來抱負。納粹也同樣難於瞭解民主主義的理論。所謂意志自由，平等權利等名詞，在他們都覺得毫無意義。他們只看見民主制度的無秩序，孱弱和國家的退化。個人自由的價值對於他們像紫外線那樣的使他們睜不開眼睛，納粹黨人看不見它們

因此，覺得它們也是不存在的。

希特勒勝利後給歐洲安排的秩序，是一種不以法律為基礎的秩序。只要看目下的德國情形就可明瞭這點，它的條例只有法律的形式，並不普遍有效，因為領袖隨時可以推翻它們。法官可以隨其意志，不顧它們，限制或擴大它們的實施範圍，而且法律並非確定不易，今天法律所允許的行爲，明天也許要受制裁。總之，它不能束縛領導者，並隨領導者的意志為轉移。納粹法律完全不是一種法律制度，而是一種尚未取消的命令。因此推測希特勒勝利後將在歐洲推行新的法典，這是錯誤的。「新秩序」不談法律，永遠是一串軍事命令。

納粹的「新秩序」也不可看作一種經濟制度。納粹決不會為了解決歐洲人緊迫的經濟需要，而把歐洲組織起來，因為國家社會主義者不承認有緊迫的經濟問題，他們以為這種問題是次要的，正像希特勒所說的那樣，「橫豎有辦法解決」。

但納粹在設想區域，當然要推行一種經濟政策的。他們一定會大大地改變歐洲生產與分配的制度。重要工業必設置於德國人集中的地方，其餘則視納粹衡量所謂種族優劣的尺度而定其疏密。凡是納粹認為「低劣」的民族，則限於農業的生產。

分配消費品，則所謂優越與低劣之間的分野必更為嚴格，由於納粹品評歐洲國家的標準，我們可以大致看出希特勒勝利後的歐洲情勢。納粹把歐洲諸國分為三類：一是創造的，二是接受的，三是破壞的。最有創造性的，當然是德國人，應當享受最高生活水準的「主人民族」。次之，則為歐洲北部的國家，從英國起包括法國北部，比利時，荷蘭，斯干的納維亞諸國，一直到芬蘭。這些國家在納粹看來，創造力差一些，但工作效能與德國人差不多。他們對創造的思想是可以接受的，歐洲生產的工

俾可以讓他們去分担一些。在納粹監護之下，他們從事一部分生產工作而在財富上也應得到與工作相當的享受。南歐一部分的民族尤其南斯拉夫與北義大利人也可歸入上面的一類。地中海一帶多數國家則編入第三類，而享受也最低。

生產由國家經營將推行及於全歐，這樣方能支配工業設立的地域，及分別各地的生活水準。歐洲的生活水準當然不能與一九二零至一九三九年之間的情形相比擬。因為納粹的經濟體制以生產軍用品為唯一目標。過去爲了要發動此次的戰爭，納粹於四年之間建立了驚人的軍用生產制度，即戈林的四年計劃。如果納粹勝利，那末在它控制下的任何國家，都將嘗過這種四年計劃的味道。不過隨政治力量的進展，其計劃常有伸縮及變換而已。

納粹「新秩序」終不會有固定的新法典與經濟制度，同時對於歐洲的領土，也不會加以確定重新組織。很多人誤認納粹有固定的領土計劃，而納粹也鼓勵人家抱着這種錯誤觀念。但他們常常讓官方計劃透露出來，他們並沒有固定的領土目的，將視政治情勢的臨時需要而定。

推測希特勒的一切動向，必須配牢一個原則，即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一切都沒有限制的。納粹是現實主義者。他們計算了力量然後隨時擬定相當的計劃。這就是納粹所謂「動」的哲學。

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既無一定的法律及經濟制度與領土界限爲其基礎，同時也沒有道德意識爲它的依據。權力不能成爲道德的原則，它的存在就與道德的影響力相衝突。

事實上「新秩序」的真正目的是選擇最弱者。一旦找到了最弱者，就由他來指揮一切。政治與戰爭都是他的事業，在納粹看來，政治與戰爭是一而二也。這裏所說的政治，並不是爲大眾謀福利的政治，僅以獲取及保持權力爲目的。希特勒會對他親信的人說道：「是的，我是一個政治的人！」

幾所謂政治家，大致是正直爲公，對於社會是少有些益處的人，而希特勒式的政治家則並不如此。他利用一切事物，人民，國家，甚至上帝爲工具而達到他的目的。

總之，納粹的理論，說未來世界永遠是戰爭的世界。可是我們却感覺到，世界經過了紛爭與變亂，必趨向於團結和有組織的和平，那末這種暴力政治必很快就會消滅。我以爲我們如欲達到和平與團結，各國必須深深注意在他們的政府機械裏有沒有產生這種人物的因素存在。以國家民族爲範圍的民主主義，已經不足解決我們這時代的問題，而且也失去了它的號召力。只有循着國際路線而發展的民主主義，即世界民主主義，方足鼓舞我們這時代的人民，但這已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恕不贅述。

第二次大戰希特勒所付的代價

【譯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大西洋月刊，米勒 Douglas Miller 著，米氏曾任美國駐德大使館商務參贊十五年之久。】

一、
德國征服了歐洲十五個國家究竟付出了多少代價，我們祇能推測，無法確知。納粹政府對於這種情況當然不會隨便透露。我們所得關於軸心國家近況的報告，也不能給我們好多指示。但這個問題極關重要，我們似應略加推論。以期對於明年及今後的時局發展，能作正確的觀測。

德國報紙和公報上所登載的統計數字，是戈培爾的宣傳數字，我們不能採用。我認爲納粹的戰時統計表不能給我們什麼可靠的情報，就我所知，納粹常修改各種統計數字，他們偽造收成的報告，特別是在荒年的時候；有時爲了將來比較不致失實起見，用完之後又再換上真的統計。他們時常修改國外貿易的統計，將自己想掩飾的重要項目刪去。他們常時偽造財政的數字，如關於備金的數量，政府的債務等等每歪曲事實。他們所列人力與物資損失的數字，除了宣傳作用之外，還有什麼用處呢？

因此我們只能以合理的可能基礎來推斷德國截至目前爲止所付的代價。希望讀者不要隨便相信人家的統計，美國方面的統計當然也不在例外。

戰爭開始的二十二個月中，希特勒的確費了極少的人力物力而獲得極多的勝利。以所獲的戰利品，征服的人口，及佔領的土地計算起來，他爲每一俘虜殺每一方哩土地付出的代價實在很少。我們因

爲德國獲得勝利如此之快，如此之易，遂過於重視第五縱隊，忽略了德軍的優良訓練，忽略了德軍行動的聯絡與精密。過去二十二個月的戰績已實現了德國一九一四年的理想，戰爭短促痛快而所獲衆多。

德國人民現在的食物當然勝過一年以前。這是被征服區域將食物轉讓給「優秀民族」的結果。就糧食的備藏而言，德國目前的供給量多於戰爭開始的時候。由海外輸入的東西，有些還不够用，不過這都是些不甚重要的物品如咖啡、朱格力糖、胡椒、茶葉、椰子油、生薑、及香蕉之類，都不是國民健康所必需的東西。德國現在缺乏的重要食品乃是食用油。

去年德國獲得大批的鮮肉，因爲荷蘭丹麥及其他被征服國家缺乏飼料，牲畜多拿來宰殺。這種意外的收穫，正如在丹麥所得的雞蛋和醃肉一樣，都是暫時的。不過德國現在仍不斷增設冷藏廠，我相信每一個廠都是裝滿了存貨的。即在戰事未爆發以前，德國所消費的每一塊牛油和每一個雞蛋都是從冷藏廠取出。他們備積食物，準備供數年作戰之需，正像空軍的倉庫裏堆着汽油一樣。

我們不要因爲德國計口授糧而謂德國已無糧食，他們是將糧食儲藏起來，以備更困難時的食用。德國今年的收成據說還過得去，這就是說並不十分良好，去冬因爲天氣過於嚴寒，許多食物如洋薯之類多被凍壞，果樹和新穀亦被凍死。不過收成縱在一般水準以下，依然不會十分嚴重。德國現在存有六百餘萬噸的麵粉，較戰前多二倍。我們不要就目前這種情形而以爲德國已在鬧饑荒。被征服國家，有些地方也許真的缺乏糧食，但這或者是運輸過於困難，或者是糧政過於嚴厲的結果。歐洲大陸的糧食並不十分缺乏。各地糧食的缺乏因西班牙、比利時、及希臘死亡率的突增可得自然的補救。這不會影響德國糧食的現狀。假使歐洲有人挨餓，一定不是德人；假使德國有人挨餓，一定不是軍隊或國社

黨員。我們要研究英國封鎖歐洲的效果，無須着眼於糧食，應當着眼於工業的原料。

二、

德國現在統制着許多原料的來源。鐵礦砂及低級的鋼已無須依賴他處供給。它有很多的鋅、鉛、菱苦土礦，炭酸鉀水銀及鐵礬土。它最缺乏的東西約有三種，第一為紡織品，其次為雜金屬，再次為石油製品，這三種東西雖然缺乏，但德國可以像錫和銅一樣，將被征服國所儲存的奪來。就各被征服國目前的儲藏量而言，希特勒暫時不致有欠缺之虞。他如果需要更多的銅，可以拆去法國的電話線和電報線。他若要用鋁，可以奪去家庭主婦們的菜鍋。他可以沒收商人儲存的大批布匹。但時日長久之後，這種缺乏必將十分嚴重。歐洲向來很缺少織品的原料及皮革。歐洲的布匹總會用完的。過不了好久，我們就可以看到歐洲大部份的人民衣衫襤褸了。

德國的棉花和羊毛並不够用。以後縱再征服新的地方，亦不能有所補益。希特勒縱能取得埃及的棉花，亦不足供給歐洲織造的需索。他們固然可以希望人造絲及新製混合纖維質的生產繼續改進，但是後者係用木渣製成，僅為特種的紙類而已。無論這種新織品的名稱如何，染上什麼顏色，德國軍民一想到冬天須穿這種紙衣服，心裏總是覺得不愉快的。士兵穿着假皮靴子亦不能好好走路。總之，希特勒統治下「衣」的問題，一天比一天嚴重。

這不僅是政府的倉庫告竭或者商人囤積的問題。而是大部份家庭所存衣服都已用盡。黨人現在亦和歐陸其他人民一樣，搜羅他們的儲藏室，修改祖母從前的嫁衣和叔祖父從前的燕尾服。歐洲人從來不拋棄任何物品，所以私人的儲藏較美國為多，但是這些將要用完了。歐洲人民今後衣衫將更襤褸，不足以禦寒。衣服缺乏，油脂不足，燃料恐慌，且歐洲冬季嚴寒的時間綿長，這都會影響歐陸的民氣。

。這對於希特勒，比較糧食恐慌更爲嚴重。

德國的家庭生活，因爲缺少那些本身雖不甚重要而很必需的物品，受到很大的影響。普通家庭都不敢隨便購買鞋子，連修補鞋子的力量都沒有。膠水，橡皮膠及白膠等差不多無法買到。修補鞋跟的橡皮底亦不易買到。縫衣的線很少。德國學童每月至少要帶一磅骨殖到學校裏去，這是製骨膠所需的原料。被英機轟炸的城市，另有特種分糧的辦法。這證明遇有必要之時，仍可增加糧食，證明納粹黨很害怕民氣消沉。

德國現在的報紙很少登載推銷貨物的廣告，徵求人才的廣告倒觸目皆是，這證明全國皆缺少勞工，特別是技術的人員。家庭裏缺煤，各大城市則缺燒飯的煤氣。大部分的地方，每日開放煤氣的時間都很短促。在開放的時候，主婦們須回家燒飯。當煤氣關閉的時候，他們祇好另外設法，結果，食品店前的行列就愈來愈長。老百姓大部份的時間都化在排隊上面，第一次大戰的情形亦是這樣，當時民氣很受影響。

納粹的另一問題是缺乏製鋼的合金原料。德國很會利用鐵。截至近月爲止。德人很能從蘇聯得些鐵，但一般說來，他們對於非鐵金屬及珍貴金屬的開發很感困難。德國無法從自己的礦山或南斯拉夫或其他國家取得鋼的供給，因爲自己的鋼鐵已經用完，南斯拉夫的鋼鐵亦爲新近的戰爭所毀壞。德國除非打贏蘇聯實際上無法取得錫、鎳、鉻、鎢及鈳等礦物。

德國的冶礦家和技師早就看到這個問題並想設法解決，用鋁來代替銅，用玻璃或紙製的盒子來代替鐵盒，用石灰來代替金屬。他們用石灰來製鉛管，用瓷來製汽車的減熱器，用人造纖維質來製金屬管。德國雖能利用這些代替品，但現在尚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混合的鋼，機械化的戰爭需要特製的

鋼，有的很堅硬，有的很富有彈性。總之，無論如何設法，德軍的裝備，因缺乏足量的混合金屬，很受影響。比方德國製造大炮所需的鍊，較之美國製造大炮所需的鍊量，僅當三十五分之一。有些可以用代替品，但並非全部如此，德國目前的戰爭裝備都不能有同等的結構和同等的效用。德國目前有一種實行非常辦法及利用代替品的趨勢，這使一切武器皆減低了效能。

三、

石油製品的問題，對於德國亦很嚴重。在開戰以前，德國每年消耗油量約六百萬噸。其中有一半是由外國輸入的。據一般估計，在戰爭期間每年所需油量約在一千二百萬噸至二千萬噸之間。德國雖然拚命地在開設人造汽油廠，增用酒精和燐，而燃料問題仍然十分嚴重，因此不得不禁止一般市民使用汽車。在戰爭開頭的二十二個月當中，僅有零星的戰役，比法之役。德國所存汽油耗去大半，但在另外幾個時期特別是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及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兩個冬季，油庫又儲了汽油。今年夏季德國汽油的供給似乎超過了戰爭剛爆發的時候。這其中包括羅馬尼亞的來源。據到將來，我們應當記住，羅馬尼亞油田的生產已經日漸減少；波蘭油田差不多開採淨盡；德國自己的人造汽油廠復成爲英國轟炸機的特殊目標。

德國在汽油方面若無新的來源，單靠他現在這種分量，是否能作長期的戰爭呢？這個問題，很難得確實的答案，也許可能，也許不可能。若對德國的油田和油庫不斷地加緊轟炸，那麼戰爭延長下去，德國汽油的供給，一定會日益稀少，自此時起，形勢必定於德國不利。德國的人造汽油缺少幸燒，飛機引擎不能有優良的表現。羅馬尼亞每年出油七百萬噸，聞蘇聯將破壞該處油田，恐怕有一部份汽油不能中用。縱假定德國能在東方獲勝，佔領巴庫或伊拉克，然由這種遙遠地方運油至德國本部的

運輸問題仍不能解決。巴庫和伊拉克兩地出產油量都很豐富，但如何能够大批運往德國呢？這一方面並未接有油管；現有的鐵道和水路運輸均甚有限。而且英軍現在伊拉克，隨時可較德軍先入巴庫。一九一八年英軍曾在那裏控制着俄國的油田。英軍若不能守住巴庫，可能會破壞該處的油田。在第一次大戰時，他們就準備吞德軍進入烏克蘭時即破壞巴庫的油田，英軍可能會破壞伊拉克的油田。不過這很容易恢復生產，因為該處油田離地面很近，在極短的時間內即可開闢新的油井。

德國在滑潤油方面很缺少，問題比汽油更嚴重。一切內燃機件和一切機器有磨擦的地方都少不了滑潤油，製人造汽油只要把氫氣加在取自煤中的炭氣（這叫做氫氣化法）就行了，製法比較簡單。但量重而較後付的氫化炭雖含有潤油質，却不容易改製。滑潤油不僅是簡單的化合物而已。縱令是德國最高的化學家想從炭氣，氫氣，和氧氣裏面提出滑潤油，亦會感到問題非常棘手，而且沒有其他任何代替品，德國曾經試用牛馬羊和蔬菜的油脂來製滑潤油，這些油脂的用處非常有限。全歐洲大陸的工廠很少能用原油來製造滑潤油的。

希特勒現在尚不能控制蘇聯的油廠，在油廠未被希特勒佔領以前，蘇聯也許會自動地破壞。就我所知，德國全國現在祇有一家製造上等滑潤油的新式工廠設在布勒門，此地常為英國空軍轟炸的目標。在被征服的國家裏特別是在法國，製滑潤油的工廠倒很多，但大半產量有限。再者，德國的人造汽油只是汽油而已，並無滑潤的作用。德國現在的滑潤油多半取自國內有限的生油，取自羅馬尼亞及波蘭。猛烈轟炸德國的滑潤油廠，一定可以牽制德國的機械化部隊，收極大的效果，一般人都堅信，德國去秋之所以不隨着猛烈轟炸倫敦之後進攻英國，一定是因為缺乏滑潤油。這在第一次大戰時，亦是德國稅帥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戰爭開始時那二十二個月的閃擊戰時代已經完全過去了。在這一次大戰中，德軍現在才第一次猛烈作戰，與紅軍對壘，陣線長達二千哩。自一九四一年六月以來，德國軍需器材的消耗突然增加。兵力的大批動員，機械裝備的大量消耗，遙遠的路程，以及破舊的道路都使德國任何戰爭機構受了壓迫，甚至希特勒的機械化部隊亦受影響。我們相信，至少在今年夏天，納粹已消耗掉大批的軍需。蘇聯西面大平原上一定拋滿許多被棄的摩托機件。德國可以供給這麼多的鋼鐵來犧牲，但是他不能取得特種的合金原料，供技術工人和技師的使用。以代替所損失的鋼鐵呢？這是一時不易辦到的，而且有一種種合金原料根本沒有。德兵及蘇聯的陸軍的路上穿壞了的鞋子，佔領地區無法爲之更換；他們的制服和內衣是月船來的羊毛製成，現在不易取得。從今以後，德國絕不能像現在一樣有這麼多的東西可以射擊，可以使用。德國若在西面或南面遭受攻擊，它只好靠着劣勢的裝備和有限的資源來應付他的對手了。

德國禁止人民駛用汽機以及戰時大費徵用運輸工具，使德國鐵路的交通感到非常擁擠。一九二七年後，戰後的繁榮漸漸衰退。鐵路局很缺乏火車頭，車輛及修理器具，至一九三二及一九三四年因納粹實行就業計劃，改進鐵路，始稍好轉。一九三五年以後，德國集中全力於建軍及製造軍車。鐵路局復被當局忽視。這就是說德國近十四年來鐵路機構日趨廢弛。鐵路的各式裝備都很缺乏，出事的次數亦異常之多。德國以爲奪取荷比法及巴爾幹所有鐵路器材，鐵路裝備即可增加。但是現在鐵路運輸仍舊極感困難。德國人民家裏之所以不能燒煤取暖，原因就在乎此。德蘇戰爭對於德國鐵路系統的影響亦非常之大，德國若不停止本部乘客和貨物的運輸，戰爭恐怕無法長期打下去。蘇聯的鐵路故意將軌

距造得比德國的軌距寬，所以德國縱奪了蘇聯的鐵路器材依然不能使用。

德國可以在蘇聯奪得的恐怕以廢鐵爲多。蘇聯的廢鐵分散各處把這些東西帶回去重新熔冶，費用浩大，運輸困難，實在得不償失。恐怕有大部份廢鐵只好聽其鏽毀。希特勒除非想當大廢鐵商，否則絕不會這好多廢鐵回去。俄國人向來不善於建設而擅長破壞。他們不像德國人那樣重視財產。同時，以蘇聯這樣全權的政府，比許多賦有資本家本能的政府更能強烈執行破壞和「焦土」的政策。撤退的蘇軍一定會痛快地破壞一切眼見的東西，因爲沒有一件是他們個人的財產。

我們若把蘇聯當做一個可供劫取財物的國家那是很錯誤的。蘇聯的財富，大半埋在地下，須待下代子孫來開發。納粹今日所佔的整個地區，對德國並沒有實際的利益。德人很覬覦烏克蘭的麥田。不錯，烏克蘭確有很多肥沃的耕地，但希特勒尚未將其全部佔領。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德人曾佔有烏克蘭，惟實際所收的糧食量，並不能供國內人民的食用。想將來蘇聯的農村組織起來，建設公路和鐵路，用機器耕種，安頓農事耕作的農民，以求大規模的收穫，都不是數年所能完成的工作，非經數十年不可。我們不要誤信希特勒此次侵蘇能得到物質上的報償。

事實上，我不相信德國侵蘇是爲了奪取物質。德國統帥部當局心裏很明白。德國今年之所以進攻蘇聯是想除去蘇聯未來的威脅，俾希特勒集中全力保衛其西面的賊物之時，不致有後顧之憂。德國此次的冒險是爲了久遠的戰略，並非貪圖蘇聯的經濟利益。

希特勒之進攻蘇聯，不過是他征服世界的序幕而已。只有將此視為征服世界的計劃之一部份始有意義。希特勒如果以爲不必與美國作戰就不用著侵犯蘇聯。進犯蘇聯而所受的物質損失當然很大，德國統帥部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冒險，爲了保持東線的安全，非付出這樣的代價不可。

比較實的要害更嚴重的最侵蝕的兵力損失。截至今夏爲止，希特勒的確很能保存士兵的生命。不過我們不能相信戈培爾的統計數字謂今夏以前各戰役德國官兵死亡僅六萬人。外國觀察家估計死亡二十五萬人，這似乎較爲正確。但是德國人覺得流這樣多的鮮血去換取那麼多的土地並不算是過份的代價。德國人的心裏亦許不是這樣，但是我相信德國人對於這種損失是很無所謂的。我會經聽見德國有一個老親說，他寧願兒子到前線去打仗，而不願意他們住在家裏在納粹政權之下過着饑寒的生活。

希特勒的軍隊據一般估計約九百萬人。其中大約有半數現正在蘇聯作戰。在這次戰爭中，德軍此時才開始大量的流血。

我們離德國還遠，且有新聞檢查，如何能估計德國在蘇聯的生命損失？這只好靠第一次大戰的數字。作一個大略的比較。我們知道在第一次大戰時德軍死亡和失散的人數共一百八十八萬人。就現在戰爭的劇烈，戰爭持續的時間，德國開拔的人數估計，德軍死亡和散失的人數大約在二十五萬至五十萬人之間。再加上今夏以前各戰役的死亡人數，大約少於第一次大戰中兩年的損失。換言之，德國在這次戰爭中的死亡率雖很利害，但即少於第一次大戰，甚至沒有超過統帥部在戰爭開始以前所估計的損失數量。

這種損失，對於德軍效能及德國民氣的影響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有許多死亡的官兵都是受過訓練的稍幹份子，似乎無法補充。德國往日的國民軍，有許多職業的軍人，他們都受過多年的訓練，每一個都是軍隊中的台柱。這些人是無法補充的。一九三六年以來所徵募的新兵都是年富力強的青年，他們經過了多次的戰役都很有經驗。但多半沒有從前那些人那樣專門。

我敢相信，德國統帥部在攻蘇之役，一定會感覺到技術人材的缺乏。機械化部隊就缺乏技術人員

，熱練的航空員和陸上的空軍人員亦很缺少。在蘇境後方所謂的運輸技術人才亦是一個大問題。德國每一個鐵路和運輸的員工都各有專責，不能分身，德國至此只好強迫僱用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及其他被征服國的人民。但是這種人若僱用過多，恐怕常時會有怠工和搗亂的危險。德國現在整個工業和運輸的設備都很陳舊，急待修理，只有增加人力始能增加效能。八小時的工作制，在德國早已成爲陳跡，現在德國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時或十二小時，有時甚至十四小時或十六小時。

他們從沒有達到人類忍耐的限度，德國人的工作興趣真是驚人。他們喜歡工作，喜歡爲工作而工作。但是希特勒使人民太疲憊了。他對人民所索的要求，都不是普通人類所能辦到的。希特勒的熱狂恐將傷害了德國的青年們。我想像得到，他們現在正在設法修理蘇聯的鐵路，正在利用蘇聯的廢墟復業，設法修築新道路通過蘇聯各處湖泊。這些工作或可完成，但是這種辛勞和痛苦的回憶將來一定會降低德國的民氣。希特勒以後提出什麼要求，將永不能得到像一九四一年那樣熱烈的反應。

當本文撰寫之時，英國飛機正於白晝轟炸德國西部各工業城市，幾乎全未遇到抵抗，這很可以說明希特勒的空軍不能在同一個時候打擊蘇聯和保衛西部邊境。英國空軍常保持着他們原來的空中任務，轟炸德國工業組織，運輸線，以及軍事目標。這種戰術並不猛烈，但却是長期削弱德國戰爭機器的辦法。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而云希特勒的戰爭機構已受了致命傷。他們的戰爭機器的確受了很大的打擊而且今後尚不能避免損失，然而不致如此十分嚴重。如果美國能增加運送至英國的飛機數量，英國能維持和擴大目前的轟炸，那末德國戰爭的機構或許不能維持現狀了。

今年夏天是戰爭的轉變點。從此以後，希特勒的處境必定每况愈下。德國軍民還須再打幾年的仗，但是他們亦可撲滅戰爭。這次恐怕又會像第一次大戰一樣，變成一個長期的戰爭，德國人向來很趨

極端，他們做事，不管是非，每每一發不可收拾，製造極不愉快的局面。在第一次大戰時，他們打刺德國，刺一個空架子，坐視崩潰，不得不實行驚人的通貨膨脹。現在一心只想征服世界。這條路總他們總得走下去。但是有一天，他們亦會像一切冒險家一樣結束他們的旅途。

我不知道這些忠實、勤奮、和痛苦的德人是否已開始明瞭他們在世界各地結下的冤仇。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結下這麼多的敵人，這樣少的朋友？有沒有一個國家像這樣完全拋棄自己的聲譽以及科學和藝術的成就？有沒有一個國家這樣的放逐自己的良民，背棄自己的良友？絕不會有。德國人很忠厚直率，但是一牽涉到其他民族的權利和利益，他們就狠自私盲目。第一次大戰結束時，他們很奇怪為什麼人家不滿意他們。後這類事情恐怕更會使他們驚異。

德國人之所以堅信自己是一個獨特的民族，有權自由處理世界上的事件，不必照顧其他民族，同時以為歐洲十五個國家以後將安分守己甘為奴隸，這完全是出於想像。按照納粹的理論，德國人是天生的優秀民族，其他民族都是為著侍奉他們而存在。這種理論很可以驅使被欺騙的德人做出種種瘋狂的舉動。現在實無法將德人牽其愚惡，盡行為的惡果中拯救出來。我們將來也許會發現他們濫用自己一樣的殘憫他們。但是整個世界經此次大戰之後，忙於醫治自己的瘡傷，其他民族一定很少能同情希特勒的黨徒。凡德國力所能及的地方，他們即一一加以侵略，無論大小的一半國家都受他們的蹂躪。這一張賭博單是一天比一天長了。

我很知道，德國有見識的人士，都感覺到世界各國對德的仇恨，因之深懷戒心。任何勝利皆不能安定他們的心神，不能消滅他們畏懼報復的恐怖。德國在一九一八年曾被擊敗，這次更易被擊敗。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不知道什麼叫做屈服。在他們看來，屈服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反之，德人則很瞭

解倒戈的滋味。年齡較長的德人尙能記憶上次的戰敗。他們可以比較此次與上次的損失。他們可以拂拭民意，估計他離爆發點尙有好遠。在戰爭未爆發以前，他們已在作這樣的工作。

在德國國內若有人說德國會戰敗，那就是叛黨。雖然如此，但是每個德國人都想待到，都狠就心，在心理上標準僥倖受，德國將會被擊敗，人類的和衷共濟自由消滅，已有悠久的歷史，決不會因某一個人或某一民族的狂妄欺騙行爲而消滅。德國近兩年來的軍事勝利，完全得力於優勢的機械化部隊。這是在各民主國家迷夢未醒的時候完成的，這不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絕不是基督文化和人類自由的前末日。

歐洲淪陷區的反德暗潮

【諾佛 Barnes Noufer 原著·載一九四一年十月號美國水星雜誌】

希特勒現正坐在火山上，溶巖雖還沒有流出來，可是，火藥的氣息却已透過山巒的裂痕瀰漫於山谷之中，象徵着猛烈的地震立即就要到來。這種潛力在歐洲的淪陷區裏都潛伏着。在納粹戰爭機構統制下的一萬五千萬非德國人中，只有很小的一部份人已經和「新秩序」妥協。而且在那些自動站在「U」字旗下的國家像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對於納粹也沒有任何愛好之心。

在幾個孤立的城市裏——尤其是在波蘭和南斯拉夫——已經公開抵抗納粹，被征服國家的領袖們，總是不鼓勵人們在時機未成熟時起來暴動，因為這無異於自殺。最危險的是德國的秘密警察用煽動未成熟暴動的伎倆，以平叛亂。德國進攻蘇聯時，希特勒在西歐還總保持雄厚的兵力，而且他覺得在南斯拉夫增加德國兵力也是必要的，雖則巴爾幹一帶的衛戍之責已經交給了意大利人。

歐洲淪陷區對於納粹的抵抗大部份仍舊是被動的，秘密的，間接的。——只是不斷的發動對統治民族及傀儡的神經戰，可是組織却很嚴。歐洲正泛濫着對納粹憎恨和反抗的高潮。關於這，筆者已仔細研究過，而且得到了不少證據，這使我深信歐洲還有不少潛伏的實力，也使我感到表面上的許多小的動作，也就是龐大的潛力的暗示。

歐洲不會公開的起來抵抗的，希特勒決不會給陰謀，煽工和V字運動打倒的，可是我們也不能低

佔了挪威，荷蘭，比利時及其他各地對納粹不停的暗中威脅。雖使希特勒統治歐洲的計劃變得複雜困難，使他不能用傀儡統治被征服的人民，不能節省他有限的軍事和行政人員。這種抵抗使德國人不能儘量利用被征服區的經濟資源，總之，這種暗中的戰爭象徵着一種可怕的報復形勢將到來。

歐洲反抗納粹的暗潮，隨着戰局的開展成爲波浪式的起伏，有時高，有時低。法國屈服時，反抗納粹的波浪降到最低，九月間，德國想用飛機把英倫征服而未果，於是，這波浪又開始升起來，希特勒在巴爾干，到比爾和克里特島凱旋後，這波浪又低下去，可是在希特勒征服蘇聯進展後，反抗納粹的運動又重新抬頭，總之反抗納粹的浪潮雖有起有伏，但大體講來，這曲線還是向上的。

因爲這緣故，所以V字運動能够立足。各被征服國家的邊境，雖經封鎖，可是V字却能超越邊界。英區昇傳佈開來，無論他們的語言文字有何不同。V字對他們無異就是說：「你們不是孤獨的。」

在那些被征服的國家裏，波蘭和塞爾比亞除外——納粹用的政策是把鐵蹄藏在天鵝絨手套裏，表面親善，陰懷毒計，所以他們下令糾正在征服國家的德軍的態度，也不過是一種政策而已。可是這種掩飾只能收效於一時，決不能持久。被征服的民族立即發現納粹沒有帶來了和平，只帶了一把利劍，一把有毒的利劍。在挪威荷蘭和比利時，我們都可以找出同樣的例證。始而合作，繼而消極抵抗，終而積極反對。

挪威是最好的例子，納粹軍隊佔領挪威後，認爲應該把挪威人認爲是「德國的同種兄弟」，僅次於德國的優秀民族。可是挪威人不能忘記德國人無情而野蠻的攻擊。挪威人爲報答德國人對他們的善遇，所以總是儘可能的以正常的態度對付德國人，有地位的人都同意聽命於行政院，先是預備把挪威的納粹領袖吉斯林作爲行政領袖，把行政院作爲當時的政府，未果。挪威被征服三月，這組織就

寬釋了。行政院不願意再做希特勒的傀儡，也不願意讓挪王哈康。本來納粹總是宣傳挪威是獨立國，是把他們從英國的攻擊裏「拯救」出來的，可是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連這點假面具也拿下了。挪威變成了德國的保護國，所有政黨除吉斯林的國家聯盟外，一律解散。

自此以後，挪威就成了希特勒的心腹之患，挪威人不再以象徵的反抗為獨立，他們以前只是把繩絀針插在衣襟上表示團結，把印有挪王哈康的縮寫名字和他的格言：「一切爲了挪威」的金錢作為徽章。到一九四〇年十月，就有大批罷工意工的消息。火車無緣無故的出軌了，電線也給割斷了，納粹重要的軍軍和經濟地帶也「自動」的起火了。

去年二月英軍進襲洛托芬翠島可以證明當時情緒的一般。英國人在那裏登陸，破壞了一家漁船廠，逮捕了幾個德國的衛兵和挪威的好細，又召集挪威軍隊裏的志願兵到英國去受訓，三百名挪威的青年都應召而去，英軍走後，德國人回來，把那些到英國去的挪威人的房子拆燬了，還把他們那裏的人和處以很大的罰金。可是納粹們也爲這事大吃一驚，在北海一帶和鄰近的島嶼上都增兵捍衛，秘密警察的數目也加到一萬五千。

八月十一日，德國在貝琴槍殺了三個挪威人，因爲他們會偷偷的到過英國，又帶了一個發報機回來，把軍事情報拍發到倫敦。可是，有許多愛國志士，仍能瞞過德國秘密警察的耳目。英國人對挪威的軍事行動，保壘的建築，以及種種有裨於英國空軍的消息，仍能完全知道。八月十二日，挪威的德文日報的記者訪問德國駐挪威的警察局長李迪士將軍時，他說，挪威的親英份子，因爲他們的反德計劃，所以擁護的人日多。

他其實並沒有把這個情形過事誇張，因爲在納粹眼睛中看來，這實在是不愉快的情形。自德國傾

露以來，頑強的抵抗更多，更活躍，甚至挪威的德軍竟忽發佈一條類似戒嚴令的法令。

二

荷蘭也因為血統關係得蒙德國人的青眼，與大利亞棍棒斯股奎特以總督的資格到荷蘭的時候，他很熱忱的贊助德國對荷蘭的友誼，也許荷蘭人很懷疑他的好意，因為其後不久，他就公開的道歉那批被人輕視的荷蘭第五縱隊，而且還請他們做德國人和荷蘭人中的「中間人」。

可是在德國實行閃擊戰後的頭幾個月，人民因為太受氣，太無組織，所以只有最溫和的反抗。開戰之初他們的軍隊和防禦工事在五天內完全粉碎，這叫打擊太大，所以亟亟如荷蘭人，也麻木了。

其後，很明顯的，德國人決定掠奪荷蘭，納粹化荷蘭，把荷蘭納入「新秩序」圈內。荷蘭先是採取消極抵抗，譬如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貝哈德親王生日時，老百姓戴着貝哈德喜歡的白石竹花上街行走。德國會下令不准帶菊花，因為菊花表示對皇室的忠誠，所以親王生日的這一舉動無異於對這個法令的抗議。於是德國乾脆下令甚麼花都不准戴。荷蘭人又設法抗令。他們都把一種纖維豆（各種未成熟的豆莢，因蒸調時抽去纖維故名）穿在紐扣洞裏，因為在荷蘭，纖維豆的意思是「公主」豆。

德國人想把紐給舉的反抗者反猶太法伸張到荷蘭的時候，荷蘭人就大聲抗議。在納粹把萊頓大學的一個猶太教授驅逐的時候，全校的師生因此罷課。像荷蘭這種地方，不是德國人易於要他怎樣就怎樣的。

還有一件事也是值得注意的，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德國人允許荷蘭的法西斯黨人攻擊阿姆斯特丹猶太人的老家時，猶太人起而抵抗，鄰近區域住的都是船廠裏的工人和其他勞工，也立即幫助猶太人和納粹作戰，德國當局立即逮捕幾百人以示報復，被捕的人都是到集中營。阿姆斯特丹對德國殺人屠殺的反應是激烈的。第二天，大部份的工作人員都不去工作了，公用事業也停頓了，納粹要想令他們

復工，所以把軍子裏裝了武裝人員，任意向街上行人掃射。許多人都被擊斃了，該城被處一千五百萬鎊的罰金。

兩天以後，復工了，因為有一部分荷蘭人還願意和他們的征服者合作。現在納粹把荷蘭人稱爲「東方的波蘭人」。荷蘭人已學會了怎樣輕視和怎樣憎恨他們的統治者。最近荷蘭的抵抗已變得更有計劃，更有組織。他們在倫敦的女皇和政府都警告他們，如果他們發動什麼軍事行動一定會陷入納粹手中，他們對這個警告，總是常常銘記在心，雖然德國的秘密警察監視很嚴，荷蘭和英國間仍舊有兩路交通，消息仍可自由傳或是把復寫的德軍傳閱。罷工採取溫和的方式進行，工人也不好好的管理機械，只是敷衍了事。納粹要想在荷蘭徵收的糧食也莫名其妙的不見了。七月十七日總督薛斯展奎特的總督顧問沙恩貝克說：自從新的豬肉分配條例實行後，五十萬頭豬又被非法的偷運去了。

本來荷蘭人有豐富的牛乳和蜂蜜吃，但被征服後的第一個冬天，因為德國人無情的掠奪，竟使他們瀕於飢餓，於是荷蘭人把這些憎恨都在德國的士兵和荷蘭的納粹身上出氣。荷蘭的城市河道交叉，漫長的黑夜更有利於他們計劃的實現，在這冬季的幾個月裏，經常的見有德國士兵的屍身浮在河面上，在阿姆斯特丹，據市政府的統計，一九四〇年春有四十二人溺死，次年春季就增到一三九人。而且，說來奇怪，這些溺死的，不是荷蘭的納粹，就是德國人。

最近德國人採取更暴烈的手段對付荷蘭人的這種抵抗精神，每個城裏的煙燈期間都延長了，凡是在該城所轄範圍內發生有罷工事情，就得把該城處以罰金，而且又有許多人送往集中營。柯立琴曾三次在荷蘭首都，現在又被捕了。可是無論柯立琴的被捕，或是納粹採用的種種橫暴政策，都不能使荷蘭人就範。荷蘭人民與那些自私自利心裏明白多少在荷蘭各地，其目的只為壓迫者覆滅，非得自由不止。

貝希特在宋治階的法國，希特勒總算還能利用傀儡統治，哥本哈根一家名叫國社黨報的納粹報紙對此事傀儡所處的苦境有過怨言，該報六月五日載有下列一段文字：

我們將要來描述一番，我們加入了納粹，得到了什麼好處呢？國人罵我們是納粹奸細，是卑鄙的小人，我們受國人的輕視，怨艾和憎恨。我們的孩子給人家攻擊，給人家排斥。警察（即丹麥警察）常常來糾纏我們。我們失業了，經濟也給封鎖了，每個當局都討厭我們。我們家庭也成天吵鬧着，有些時候，我們竟失去了親朋，失去了妻子兒女。

這樣，在比利時，法國和挪威，傀儡們也全都發出同樣的怨言。去年二月，北比佛來明的法西斯領袖雷克卡爾的某雜誌說：

現在不到五十個頭等人物敢公開的表示他們的態度，無論那一個有地位的人，只要其所採取的態度和親英反德以及怠工的傾向稍有出入，就會立即被人斥為奸細，而且他的家庭和工作有關的人，十分之九都會咒罵他。

連學校裏的孩子也知道反對德國，他說比利時的保姆常常教孩子們唱催眠歌，歌詞如下：「英吉利，英吉利，要勝利，要勝利。英吉利，要勝利，英吉利，要勝利。」

比利時也像丹麥一樣，受過德國的特別待遇，德國人希望比王利奧波特肯出來做傀儡，以減少行政工作上的種種困難。可是這僅年輕的君主固執的寧願把自己作爲戰時俘虜待遇。比利時自被征服以來，一直就是受軍事控制，沒有設立過什麼行政機關。有幾個月，市政廳的官吏行使職權還沒有受到多少阻礙。現在他們却被有計劃的解決了。四月十六日，五月廿六日德國發佈命令停止市政廳的職權。

，而且可以有權開除市參事會會員。命令發佈橫布塞爾市長蓋爾勃洛克，就全開的起而責難。其後義氏撤職，旋被捕，現在他是比利時人心目中的英雄。

最近比利時納粹報上可以看出比國人反抗的程度和花樣，報紙上記載着電線給切斷了，德國軍隊裏的汽油給偷了，像四月間比利時煤田的罷工現在也風行各地，愛國志士和復辟黨不斷鬥爭，縱火和示威運動也是層出不窮。報紙上還說馬城市裏有這種情事發生的，都會處以罰金或其他罰則。譬如因爲列日附近的鄉村裏德國軍隊的燕麥和乾草堆被人破壞，以致列日一城被處五十萬法郎的罰金。

自比利時失敗後，與英國暗中仍有方法交通，以前的作用是幫助被阻在比利時的英國軍人脫逃，現在的作用只是使比利時的青年可以由此到英國去參加英國軍隊。有時，這些愛國志士也被殺獲，譬如布魯塞爾時報上有過記載，謂四月八日有十三個比利時男女因爲想潛往英國被捕，其中一男一女處死刑，其餘的十一人也被處重刑。

第一次大戰德國佔領比利時時，比國有秘密報紙出現，目前又是如此，以前使華心將軍頭痛的自由比利時報現在又在暢銷，此外還有二種，一比利時人報，一是死守報，還有五種，其中三種以北比編來特人的語言發行的，他們雖受德國秘密警察的搜查，却仍能行世。

歐洲淪陷區裏收聽外國廣播是一件很大的犯罪，可是他們却常常收聽倫敦和波士頓的廣播，我們只要看納粹所想的對付這些事的對策，就可知道收聽外文廣播多麼使納粹頭痛。

達爾朗在六月十日的廣播裏說，未佔領法國的收聽「秘密或叛逆的廣播」，在他看來正是一件可惡的事。

法國人自一九四〇年七月間的悲劇以來，幾乎已去了知覺，現在他們却在麻痺中醒過來。在法國

淪陷區或是自由區，雖還沒有見過有組織的運動出現，直到現在為止，法國及希特勒的運動，雖還是屬於個人的，不團體的，而且不是有組織的，可是，我們不能由此低估了他的價值。八月間巴黎的大舉被捕，五十萬法朗被捕罷工運動者的懸賞，維琪政府和德國人士日益增加的恐慌，都是足供我們回味的事實。今年開春以來，巴黎的勞動以及其他各地的罷工，事態已非常嚴重，納粹竟發出警告，聲稱這些事法國淪陷區內的人全要負責。

法國淪陷區統領德軍的人是斯德耳納接爾將軍，他嚴禁法國有共產黨的煽動，他下令說：「凡作共產黨活動，宣傳或意欲作此活動宣傳者，易言之，即作任何共產黨活動者，皆係德國之敵人，犯此罪者處死刑」。人人都知道，這位將軍所說的「共產黨」內，擁護戴高樂的人也在其中。

歐洲淪陷區的人民並不怕德國軍事當局的死的威脅，他們準備着比死還難受的苦楚，而且事實上，他們也就是在這種情景中過活。總之，德國的這種威脅是表示法國抵抗力量的增加。

四

捷克是第一給希特勒征服的國家，其資源也助長過德國的軍事實力，慕尼黑會議後，迄今已歷三年，而德國却仍不能將捷克的資源，全部利用。至少其中一部分理由是由於捷克人的不合作態度。在所謂「第二捷克共和國」——即自慕尼黑締約起至德軍佔領布拉格期間——時，捷克當局及人民會想努力與德國合作，以期可以恢復國家獨立於萬一，可是自捷克陷為保護國以來，尤其是自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布拉格大學學生受德國秘密警察嚴刑屠殺後，捷克人就開始暗地的反抗了。

捷克會受過無情的屠殺，許多捷克人被處長期監禁，還有許多人都被送入集中營。可是這些嚴格的控制只有使捷克人的對抗更厲害。在這個保護國裏，意外事件愈來愈多，火車出軌了，火車互撞

的事發生了，爲戰事生產的工廠裏，電又沒有了，機器也壞了，於是開始逮捕，開始屠殺。據納粹方面的新晨報五月四日的記載，有一人因爲「在兵工廠中煽動罷工」被處死刑，這種消息很普通。

在納粹歐洲，自由的希望愈迫切，罷工的行動也愈多，在這些被征服的國家裏，希特勒唯一的伴倍是失望，他的秘密警察雖殘酷，雖有效力，可是他們人數有限，決不能每個人都給他們監視，所以波蘭、納粹雖已盡了殘暴之能事，要想摧毀這個國家，可是兩年來，納粹的恐怖政策並不能減少他們的抵抗力。五月間，二十個以上的有組織的工人，農人和智識階級組織的代表在波蘭某地聚會，這件事本身就是和納粹抵觸的。該會發佈宣言，聲稱定要和征服他們的人相抗，而且也深信最後勝利。這篇宣言在秘密報紙上登載後散發各處，現在在地窖發行的秘密刊物有一二十種之多，宣言上有一段說：

「我們被迫只好在地下工作，我們隨時都有遭逢流血恐怖的危險，有些人，因爲做了一些私自自由工作稍有關連的事——甚至因爲有一張非法報紙或是讀了非法報紙——就會被處死刑或是送到集中營去慢慢的把他磨死，他們暗中計劃着對自由撒下了一個彌天大網。在邪惡者的脚下，我們在掀起無可遏制的急流，環繞他身旁的都是所有波蘭人的深嫉痛恨，這種深仇永遠不許侵略者在國內立足，也不許侵略者得以鞏固在我們國內的政權」。

波蘭自被征服後，即被解除武裝，雖然德國的秘密警察和突擊隊監視很嚴，可是事實上兵器還沒完全沒收。一九四〇年的華沙時報可資證明，他說：「德國警察的主要工作是對付各式各樣的叛徒，波蘭的叢林最適宜躲藏盜匪和犯罪人員」。他還說這些「盜匪」有機關槍，手榴彈，和其他武器。同是納粹的一家特別公報載有一篇華沙突擊隊長摩特爾的訪問記，他說：「去年冬天百分之八十的熱

怖主義者的襲擊，其翻機都是政治的。「德國報紙最近也說單是波蘭西部，就有三個游擊區，郵局也常受襲擊，其目的很明顯的要想奪取金鎊支持游擊隊的活動。某報並謂：「一夜之間，幾個軍事目標被盜匪毀壞」，還有一個德國報上，重金懸賞，捉拿上西里西亞「叛徒」領袖（一個銀行書記）愛門諾羅拉勃斯。

波蘭的游擊戰和塞爾維亞的比起來還算是和緩的，據土京安哥拉訊，塞爾維亞的游擊隊非常活躍，他們都在山上，山上素來就是出沒叛徒的所在，德國攻蘇需要人力，但他却還不得不送一師半軍隊到他們認為一星期中就給他們征服的國家去。在目前，塞爾維亞的游擊隊只要無情掃蕩，也還可以消滅的，可是這些游擊隊却代表着希特勒自以為已經征服的歐洲的精神——明日的歐洲。

德國的第五縱隊使納粹的勝利更容易些，歐洲現在却存在着不同的第五縱隊。現在歐陸上有沒有武裝的軍隊，那些軍隊單憑赤手空拳，和不屈不韌的意志在作戰。被征服的民族不願屈膝給人家征服，歐洲的淪陷區的人民要打回老家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

國際時事叢刊
第一輯第九種
希特勒的「新秩序」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一元五角

編譯者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

發行人 華 問 渠

印刷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西郊華家山七號

貴陽中華北路五七號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省外運來所需運費甚鉅而貴陽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增加現
將價目包括運通各費在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成外埠函購郵局所需寄費實數均收

貴州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〇八三號

F953
4242



(B0021)

1.50

發售處加價

